第五章 战士的丰碑

“就一只黑熊对吗？”马克思拿起猎枪，将仅有的十发子弹悉数上膛。

“没错，不过那是昨天的事情了，如果列车员坚持到现在，熊就应该还在那，我们便可以解救他。”沃菲斯拿起来一个信号棒，这是平时他们工作的时候发信号用的，现在火光或许能用来吓唬一下黑熊。

“你拿那个没用，”猎户对着主任说，“当然，除非在熊扑倒你之后，你能把它塞进熊嘴里面支起来。

“还有，此行不同以往任何工作，与其说是营救，不如说是打猎，所以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听我的指挥。跟熊斗，唯一能用得上的就是淡定和智力，年轻什么的没用，而且人越少越好。你们两个跟我来，”马克思指着莱特·潘姆和梅顿·奈斯，“对，还有你。”洛格也被叫上了。“其余的人留守大坝，等我们回来。无论多久都不要出去，更不要想着救我们。”

这位经验极其丰富的老猎手还没休息就又带着队伍出发了，当然，除了他叫上的三个人，还有沃菲斯，他手里拿着信号棒，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武器了。

“往年这时候，熊应该是准备冬眠正在大吃特吃呢，就在池塘那边活动就好，但是不知道怎么了居然跑到了这里，或许是提前入冬食物没有了，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疯狂袭击你们。就是那里吗？”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沿着铁路走到了脱轨车厢那里，却不见熊的踪影。

“大家先不要过去，跟在我的后面！”

马克思走在最前面，双手端着猎枪，弓着腰，半蹲身子，从未打猎过的人看到这个姿势也会不得不感叹老猎手的专业素养，脚踩在雪上面甚至听不到什么声音。老猎手时不时回头并看看四周，显然他并不是很信得过身后这几位能警戒的兄弟。二十多米的距离似乎要让这位猎户走好几分钟，可是还没走到一半，猎户的下一次回头就让他像丰碑一样固定在那里一动不动。

正应了临出门时候的嘱咐，“如果我突然不动了，你们大家谁也不要动！”

很显然，大家都明白，马克思回头的一瞬间肯定是看到了熊就在身后，而且是很远的地方，否则他一定会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此时此刻谁也不敢动。然而不动也无法面对熊朝他们走来的事实，老猎手发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小声对大家说：

“以我开枪为信号，大家第一时间冲进列车！”

“不行！”主任说，“我从这个角度看，列车门是开着的，而且有一棵树倒在了门口，伸了进去，也就是说，门是关不上的。”

“那也没办法了，先进去再说！不要回头看！”

话音未落，马克思就朝大家身后的熊开了一枪。不愧是训练有素，走路都保持着端枪姿势使得他瞄准的一瞬间都不需要做太大的动作调整。而接下来的动作更加让冲向列车的四个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砰砰砰连开了三枪，那可是需要拉动枪栓上子弹的单发步枪，这三发子弹如同手枪一样连续，另外四个人甚至还没跑到仅十米远的列车上。

算上昨天晚上的两枪，今天已经是第五枪，虽然没有任何子弹打中头部要害，但是都给黑熊带来了足够的损伤。黑熊从50米远冲过来，跑到还剩20米的时候，失血过多导致它有气无力地摔了一跤。马克思反应神速又是两枪，黑熊再也没能站起来。

确认黑熊失去了战斗力之后，老猎手来到列车，踩着倒下的树上去，列车员就在里面，坐着，靠在那里，对面放着那把枪，横着躺在地上。很显然，如此淡定的姿势，他一定是死了。马克思从他身上的伤判断，他是死于熊口，而尸体早已冻僵，不太明显的血迹也将他完全固定在了列车上。

“我看到了，厉害，黑熊就这样被你拿下了！”沃菲斯拍拍他的肩膀。

“要是没有昨天列车员的两枪，我恐怕做不到。”

“熊为什么杀了他却没吃他？”梅顿·奈斯指着死去的列车员，显然很不理解。

“这里的熊就这特点，它会扑倒你把你咬得奄奄一息，然后走掉，估计是闻到了你身上的味道觉得不好吃罢了。之后你能做的就是乖乖自救，止血，消毒，找一个舒适温暖的地方待上几天，把伤养好了再说。我猎了这么多年黑熊，已经被咬了三次了，每次感觉自己都能在鬼门关溜达一阵，他这样，估计是自救不及，失血过多。”

“我们把他埋了吧，”主任已经很淡定了，“不能就把他留在这。”

“你可能不知道，主任，”马克思放下手中握紧的枪，“这里地面一层雪，下面全是冰，想挖坑可是难上加难，总不至于光用雪埋了吧？就把他留在这吧，寒冷的天气或许能把这人体丰碑保存得更加完好一些。明天春天来了，我们再想办法……我去收拾一下熊。”

第二天，铁轨独木桥这边的人无一例外，全部聚集到了水电大坝里面，不过，还包括住在湖边小镇的帕秋尔·布兰。他在这次会议的出现，让沃菲斯看到了点危机，还有些许心有不甘。

“同志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了，我们这个区域的铁路系统已经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海岸那边的公路了……”

“等一等，主任先生，”布兰果然不出所料，打断了沃菲斯的讲话。他站起来，面向所有人，继续纠正着主任开会陈述的内容，“铁路系统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公路那边很明显也已经瘫痪了。”

大家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位刚刚被派来的石油策划，仿佛听到了晴天霹雳，当然最惊讶的还要属米歇尔，她的男朋友博·方在加油站上班，居然从来没告诉过她。

“我就知道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常年待在这里，都不去公路那边看看，怎么能办好事情？”主任听着这话有些别扭，好像含沙射影想要表达什么。“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爬过来，就是要告诉大家，公路那里已经没有车辆走过了，我没有沿着公路去勘察，但是很明显不是没人走，而是走不通了！

“现在的情况是，公路上有很多被遗弃的汽车，车里的人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加油站的车更多。我让匡西特看了一下那些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的工人给我的答案是，严重的低温导致电瓶衰竭，车的电力系统完全崩溃，不灭火还好，一灭火就再也打不着，汽车就只能当成推车，所以无一例外都被遗弃在了路上，估计就是他们停车了之后再也无法启动的地方。我也曾经和钓鱼营地的人顺着两边探索过，除了一路上雪特别特别多之外，没看到过什么特别严重的障碍，估计公路沿线是彻底断了。我说完了，主任您继续。”

突如其来的打断，和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沃菲斯有点不知道怎么往下接，原本他还打算着在相对安全的公路上找到什么解救的办法，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他一闪而过的最坏的打算了。

“既然这样，”沃菲斯故作淡定，“我们别无选择，那就是在这寒冷的冬天尽量生存下去，克服一切困难。等到来年四月份，冰雪消融，春意复苏的时候，环境好了，我们再想办法，说不定到时候自然有人来解救我们。新一批物资不是刚刚到么，我们就省吃俭用。还有，禁止捕猎的法律恐怕也要暂时放到一边了，我们得活命，就得吃动物。素食主义者也要将就将就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个我同意，但是在生命的威胁面前，任何人可能都会由于求生的本能而做出非常规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领导，一个能够压得住大家的领导，而不是让这里三天两头出现人命的领导。”

沃菲斯早就听出来话里有话了，他没做过多的解释。布兰说的没有错，如果没有自己，那些人恐怕不会死，这里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

“今天起，我来领导大家，毕竟从我的年龄、经验甚至职位上，都责无旁贷。我肯定不会害大家，听我的，这里的秩序将一片井然……”

“等等，布兰先生，”主任没有说话，莱特却看不下去了，“从年龄上你也不是资历最老的吧？我们大坝的总指挥沃特先生已经58岁了，他都没说话，为什么你是领导？”

“这倒是，比我大一岁，但我说了，是综合考虑，我的职位要高很多，尤其根据上级给我派来的任务看，我的官职甚至比主任还要高半截。当然了，当领导说了算，要靠能力。平时我也不能来回爬，我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公路那里，所以平时没什么大事的话，就交给……斯贝先生吧！”

斯贝心中先是一惊，然后窃喜，立刻答应了这样的安排，但他并没有思考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而主任也没说什么，他心里太明白了，如果让这里的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哪怕不是安居乐业，就是能够平安度过寒冬，迎来救援，把他开除都行，真要是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想到这，一股无官一身轻的思绪飘过眼前。

“既然没什么异议，我就来安排一下。至于公路和加油站那里你们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安排。”布兰立刻进入了工作状态，“这里的一切都要保持和从前一样，最重要的一点，不能停下手中的工作，千万别说你们在和生命做抗争，就不用工作了，平时你们不吃不喝的时候，不正好可以用来工作吗？”

“那冬天我们做些什么工作呢？”好像斯贝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

“平时你们做什么？”

“我们继续砍树，但是别的部门我不知道。”

“那你去问他们。”布兰不耐烦地说，随后他转向角落里一个陌生的身影：“你叫鲁格·乔那对吧？”

“是的。”

“你依然在你的瞭望台继续瞭望，物资都拿全了吧？我没上去过，不知道你那里视野如何，但是记住一点，一旦发生什么情况，第一时间下山通知斯贝，正好你们离得不远，到时候斯贝在派人第一时间通知我。至于伍德先生，听说你昨天杀了一头熊，很厉害，鉴于你儿子在伐木场工作，你就跟着你儿子一起属于斯贝手下的组织吧！一会儿你把熊肉跟大家分一下，公路那边让斯贝先生派人送过去。熊皮你就自己留着吧！”

就这样散会了，布兰心想，怎么来了这么一鬼地方，连电话都没有，这办事效率可怎么提高？还没想完，附近传来一阵他并不喜欢的窃窃私语，但他不知道是谁说的：

“主任，别多想，我们还是听你的。”

这一天如同噩梦一样就这样过去了，虽说布兰的狂妄让人看起来不是很舒服，但是如果他真的能领导好这里的人和谐相处共度难关，沃菲斯还是会非常服气的。他满怀期待地迎接着新一天的到来，希望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人命，也幻想着救援队会更早地到达这里。

“主任，刚才夏普来了，说斯贝通知大伙去开会，关于冬季抗寒工作的问题，哪来的什么工作，我们年年冬天不都是休息么？怎么今年就来了什么工作？”

“没关系，我这就去。”

“他说斯贝点名让我去，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哦，那你去吧。”沃菲斯心里一阵凄凉，难道这么快？世态炎凉，昨天乔伊对自己说只听自己的，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真心不太想去，但是不去不好。我回来就向你汇报！”

潘斯走后，主任独自一人在楼上，静静地等待着，他还是有点不甘心。他想叫秘书给他拿杯咖啡上来，却发现这几天经历了这么多，他更应该睡一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被一声巨大的门响吵醒，睡眼朦胧中他看到是潘斯闯了进来，神情紧张又震惊。

“鲁格死了，就在瞭望台山脚下。”